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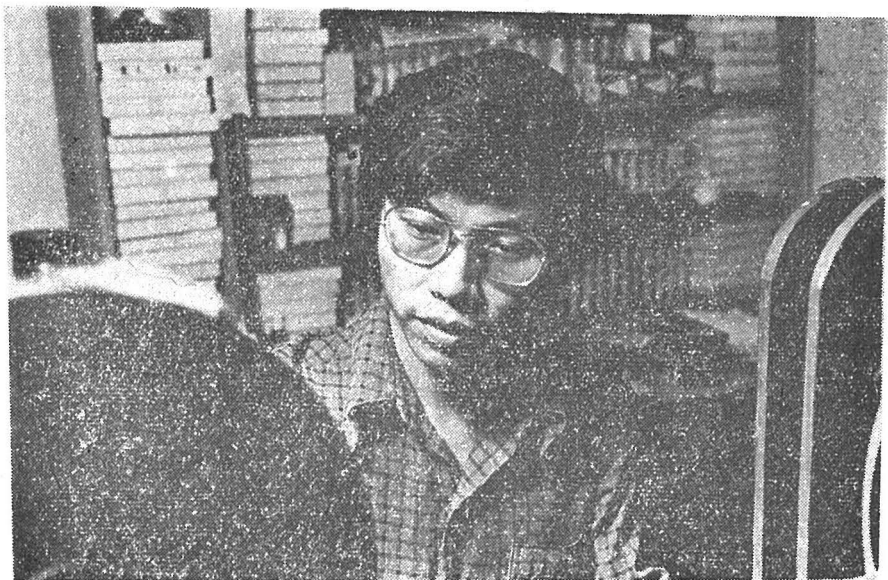
談電影及「六朝怪談」

訪導演王菊金

「如觀眾只有30分的水準，
我要他們40分的電影！」



孫晴峯



金菊王演導

• 印象 •

第一次聽見王導演的名字，是由於他所拍攝的實驗電影「風車」得到首獎。基於筆者對於搞「純藝術」人士的刻板印象，總覺得他必定有著瘦削的雙頰，蒼白的皮膚……等等。

但當踏進他堆滿攝影機、唱片、膠卷，滿地纏著電線的小客廳時，倒不免小吃一驚。

王導演的人像他的名字「菊金」一樣明亮。他个子不高，蓬鬆略彎曲的頭髮，細細的金絲邊眼鏡，隨便但不失整潔的穿著，絲毫看不出一些藝術人士標榜的「名士派」作風。當談到電影，他眼中閃動著一種真正的熱情，以及豐富的表情，生動的手勢，模仿時的唯妙唯肖，滔滔不絕，誠懇而不規避問題的態度，都讓訪問的我們感到不虛此行。

我看見牆上貼的「六朝怪談」海報中，飾演和尚的管管兩眼四周塗了大白圈。想到在電影中白圈是在換一個鏡頭後忽然出現的。就問道：這是什麼意思？王導演的話匣子就這樣打開了：

• 談電影潮流 •

那二個白圈像是國劇中小丑的臉譜。也就是要代表和尚回想一生中的所行所爲，都像小丑一般。這就是所謂「超現實」的畫面。它不再重視邏輯上的組合，而重視它所給予的衝擊力。當然，和尚可以說：「唉，我這輩子都跟小丑一樣！」，但這種表現方式所給予人的震撼力就減小多了。再舉個例子。我們描寫一個失戀人的心情，不再用對白來表達，而用畫面。譬如說，午後時分，有個人非常無聊的躺在牀上，望著天花板。看見一隻蜘蛛結了個網在抓蒼蠅。我們看了之後覺得失戀的心與那樣的畫面



尚和老飾管管

是吻合的。像這樣的表現方式就是當今電影的主流。

在現在，當時「好萊塢式」用大資本、大明星堆砌的電影時代已經過去了。自從新寫實主義（例如單車失竊記）將攝影機從攝影棚搬到街道，開始起用所謂的「馬路演員」之後，一直到現在的「現代寫實主義」，在基本觀念上沒有什麼突破，就是要寫實，要真實。但是在技巧、理論與科技上的進步就很多很多了。

李小龍爲什麼一開始就造成轟動？因爲他抓住了寫實主義的一點。你看他一脚踢出去，是一個鏡頭完成的，不像當年王羽他們，還要用二個鏡頭，一個是拍「打出去」，再拍「被打的人」，然後加以剪接。我們覺得那不過癮了，那不够真。現在如果我拍獵人射虎的鏡頭，觀眾頂希望二者同時出現一個鏡頭上。雖然我們製作單位是吃不消的，但觀眾就是會要求這樣！

這種寫實的潮流是不可能再反溯回去了。你現在看五十年代的老電影就不太習慣。像亂世佳人，你再去看就不會像以前做黃毛丫頭時看得那樣感動了。因爲你人在長大而電影也同樣在成熟中。新的電影文法已經取代了舊的。所以老電影除了幾部經典之作，

對思想或科技的拓展留下功不可沒的貢獻外，是不太值得看的了。我們常聽一些人懷念當年在上海看的電影如何如何好，我想首先要考慮的大概是他們當時的年齡了。

今天是一個宣傳的世界，電影是一種非常厲害的宣傳工具。我們說共產黨多麼殘暴，你光講沒有用，但是一部「越戰獵鹿人」，幾個鏡頭就描寫出來了。像越共玩那種俄羅斯左輪槍的遊戲，給人那麼大的震撼，是永遠也磨滅不了的。電影是沒有文字障礙的，電影的語言是世界性的。假如能拍一部好電影，要比你寫幾部好小說所收到的文化傳播效果更直接的多。

• 當今國片 •

電影傳入中國，以及它的發展，都要較日本早很多。但是我們很慚愧的，至今對世界影壇的交待竟是一個0。很奇怪，我們到外國去常會有一種文化的自卑感。你一定會問，中國不是有那麼優秀的文化嗎？可是我們給予外人的印象却是很拙劣的。在許多外國人的印象裏，中國人就是黃皮膚，斜吊的眼，個性是邪惡的，民族性是像當時在美國建築鐵路的工人一樣。

為什麼造成這種印象，我覺得與電影很有關係。先反過來說，我們並沒有去過義大利、法國，但我們對那兒的風土人情似乎都十分清楚，這就是電影的貢獻。

我們的電影是怎樣的？我分二半來看，前半是屬於文明戲時代，那時還是非常幼稚淺薄。現在呢？愛情片是玩「家家酒」的，走在雲端上的。武俠片就是打打殺殺毫無人性，這算什麼「俠」呢？簡直就是最下流的地痞流氓。在古時候「士」與「俠」是很相關，俠的品德也是很好的。我以後拍武俠片，可能就要找一個文弱書生模樣的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武功。但是今天為了一個義字，他可以用一把生鏽的刀把手指鋸下來。沒有虛張聲勢的武功，沒有莫名其妙的暴力，這才叫俠。

我們仔細看，造成國片水準低落的原因很多。譬如說製片的環境，很少有真正有遠見、有抱負的製片家，大多以票房為第一考慮對象。再說科技方面，國內的科技人員大都是老一輩的，師徒相傳式的，很少能夠主動吸收新知識，求進步。還有一點，就是至今具有專業水準的電影評論還未能普遍出現……這些都是促使電影無法飛騰的原因。

可喜的一點是，現在知識分子也漸漸參與電影，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娛樂性與知識性混合的東西。像「蛇形刁手」、「醉拳」上映的時候，門口也有很多教授、大學生在排隊。我也去看了。為什麼去看呢？是被一種懷古的心情所趨使。我們平常接受西洋的文化那麼多，有時候也會想再回味一下古中國的那種情調——即使劇情爛得一塌糊塗。所以如果我們給國片一點再好的東西，觀眾一定很快就會接受的。現在比較好的、製作比較嚴謹的一些電影，像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條船、山中傳奇等等，自然會吸引觀眾來。

但我老實說，實在很悲哀的，今天觀眾平均的水準大概只有三十分。有很多製片、導演說，觀眾就這麼低嘛，所以我們就給他們這樣的東西就好。但我是不同的，我把電影當成我的生命。如果今天我也拍一個什麼「出馬」之類的片子，那就是給觀眾二十分，更低估了他們，我導演本身就沒有創作，即使有再好的票房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要給他們四十分，看看他們反應如何，若還可以，我再提高再提高。我想這才是使整個電影文化水準提昇的正確作法。

現在許多年輕人都很喜歡電影，也想從事這方面

的工作，但都不得其門而入。我現在批判這種心態，發覺與以前自己走過的路子十分相似。我們共同犯了一個錯誤，就是還存有很深的「士大夫」觀念。對於技巧方面的東西有點不屑，唯恐自己深入後會成為「匠」。但要知道，每一個人在成「家」之前一定是一個「匠」。就像一個書法家，他寫的字如何有神韻，如何好，但他運筆的方法等等，也都是要不斷勤練才能得出的技巧。像電影這種藝術，是要一百分的理論思想，配合一百分的科技，才能拍出八十分的電影，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因品質管制而漏失了。但許多人像我剛才所說的，有種士大夫的觀念，所以他們學了一大套理論回來，却徒有一個「大頭腦」而沒有手。研究了許多大導演甚至連他們的家譜都背得滾瓜爛熟的，但却不知道鏡頭該怎樣運用，怎樣拍。如果他告訴那些老攝影人員：「下一個鏡頭我要拍個黑澤明鏡頭」，他們一定會生氣：「你不要吃我豆腐了！」因為他們只知道長鏡頭、短鏡頭、攝影機要推到多遠……等等，所以如果你沒有這種專業知識還是沒有用的。我們可以從電影上學到很多東西，也並不在乎多看或是漏看一部好片，而要看你能從其中學習到多少

。像世界各國的大導演，也並沒有說一定要到世界各地才能學電影的。因為最終你要表現的人文還是自己的。我們從報章雜誌上可以看到許多好的小說，好的現代文學作品。它們不再要表現結局、因果、善惡如何，而是要以人性為主，要暴露人性要刻畫人性。這與現代電影的趨勢是吻合的。所以若是能將現代小說結合現代電影，將是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出路之一。

• 六朝怪談 •

我當初選擇這個題材是有理由的。一個導演在導第一部片子時，會有一種自私的想法，就是要成功。成功是以商業為條件，以票房為根據的。所以先考慮：是時裝呢，還是古裝呢？若是時裝的話，在現在，如果沒有大牌明星、名導演、大公司的話，根本就甯提。所以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以一種玄奇的劇情先吸引觀眾來，然後讓他們意外發現那是一部好片。

拍片的地點在澎湖。以前我經常拍記錄片，各地都跑過了。發現只有在那才能看到一望無際的地平線，貼地的黃草……有一種屬於北國的風情。澎湖有一個望安島，上面居民都是一些福建移民過來的人。有

些老人連臺灣本土都沒來過。所以那裏的房子建築的結構，所用的材料都很古老。我們用一些廢的木料搭景，陳設得十分具有古意，十分有味。而且因為那裏建築物還不多，外面的景緻很單純，所以很合我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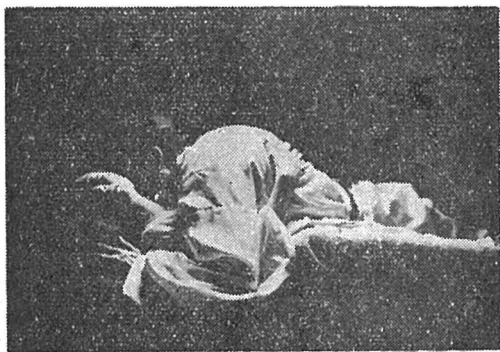
在演員方面，我也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大部分都是非職業的。胡茵夢算是一個例外。這一部份是考慮到票房（老闆說你好歹用一、二個明星吧！），一部份是因為我與胡茵夢談話後發覺她對中國電影還有一份熱情。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胡茵夢已經在「剃刀邊緣」上了。許多人覺得她很木訥，（但事實上觀眾已經習慣一種戲劇性的誇張，像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却要喊著「唉唷」，拍著腿，眉頭皺得20排以後的觀眾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這就不是生活的演技了。）但她生活的演技蠻自然的，而且至今還未被定型，有些演員已經被固定成一個石膏像了，那導演就真是毫無辦法。至於其他的演員，一開始都很木訥，但很可愛很自然。而我在選擇他們飾演某個角色前都用過一番觀察的功夫，要找一個適合他演的，演出他最自然的自己。

與我的實驗電影「風車」比起來，這部電影的水準難免壓低一些。因為這是一部商業電影，它面對的是一般的觀眾。如果他們只有幼稚園的水準，你却一定要拿大學程度的東西給他們看，那是不合理的。我在劇本的設計時就已經考慮到要明瞭易懂，要深入淺出。但我還是做了很多突破。像儘量用影像做基礎而不多用對白，讓人物的內心世界用畫面展現出來。還有在題材方面，我摒棄了老套的故事型式。在我的電影裏沒有什麼絕對的善惡之分，（像胡茵夢只是一個懷春的少女罷了），也沒有什麼因果報應的老套。而主要在刻畫人性。

這部片子我相當滿意，但還不免有些小缺點：像剪接、配音方面因為受到一些限制不能做到十全十美，這是我感覺遺憾的地方。

（一）馬女

這是比較高水準的觀眾才看得懂的一段，也是我最喜歡的一段。它最難表現的是在性方面——如何在藝術的界線之內表達出人與馬之間一種曖昧的畸戀。一些畫面的處理方面（像馬女與白馬相公做愛時



女馬

同時有馬在急馳的疊影出現），我有自信許多導演連要模仿都不知道要從何著手。因為這不是正統的電影文法處理，而是要看個人的悟性了。

在這段裏我儘量用合乎中國的含蓄手法。有人說：「做愛怎麼會那麼木嘛！」可是我就是要用古典含蓄去表現。但如果演員能更放得開一些會更好。像少女入浴，如果能够全裸，照背影或用高角度照下來，效果絕對會更佳。

本來有一幕，我是一定要給觀眾看的。那就是白馬死的鏡頭。拍攝斧頭砍進牠肉裏，血噴出來，馬蹄

一翻，眼睛突然暴出來，那種死不瞑目的憤恨表情，一定會給觀眾一個很大的「shock」。但在臺灣連找一匹白馬都不容易了，所以萬萬殺不得呀！

(二) 古剎

我是想拍一部最簡單的武俠電影，也是藉此諷刺一般時下的武俠片。

一般的武俠片對氣氛的擬造和人物個性的塑造都很缺乏。

但在我這部片子一開始，砍督妃子頭之前，四個人的性格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有一個人比較有良知，要他去殺人還猶豫半天。關大人完全是朝廷官員，也能看得很清楚。魏瑾是個屠夫，看見一隻老鼠還會用腳去踩，把他個性的殘暴表露無遺。王鐵則是個冷面殺手，從開始到結束沒有說一句話。

他們的武功也並不怎樣，像翻個牆也要爬個半天。你看空山靈雨，幾個人在巖上翻筋斗，畫面下部切掉，因為下面有個彈簧牀。或是其他一些「神話」片，一個人一跳一丈遠，還有壁虎功，用個彈簧兵兵兵的就上去了。觀眾都可以看出它的假。而我覺得與

其不真實，倒不如不做，要做就要自然。

在故事末

尾最後幾句對白：「少主，天不早了，早點歇著吧！」然後從倖存者快瞎的眼中隱隱看見他們爬進棺木。但他們到底真是鬼呢？還是人爲躲追兵晝伏夜出呢？那就要觀眾自己去猜想了。

(三) 鏡中孩

這是以思想性爲主，描寫一個外表道貌岸然，骨子裏却是利慾薰心的老和尚，再用鏡中孩來象徵他童貞時代的自我。這是相當明朗的一段。



剎古



鏡中孩

，還有一些半音。像「吉達」，與中國古琴音很像但
有更豐富的和音，反而更能表現得好。

在這段裏，我也強烈諷刺了胡金銓標榜的「禪」
我覺得像他那樣的做法根本不是走正道。因為禪是要
親自去「悟」的，而不是用宣揚。要宣揚就是野狐禪
了。禪的對白都是無意義的。譬如說：你問我「老師

爲它的配
樂我費了很大
的心。一般人
聽起來都以爲
是中國古琴，
其實那是印度
一種叫「吉達
」的樂器。因
爲中國樂器有
個缺點，就是
五音不全。宮
、商、角、徵
、羽，1、2
、3、5、6
，爲什麼鳥在天上飛？」我說：「我要睡了！」，你
就說：「高！高！」若我答：「風鈴！」你還是讚我
「高！」。像空山靈雨裏面有段說禪語的，根本就不
對，因爲道理怎麼說都行，怎麼判別誰最好呢？我在
電影裏很尖刻地諷刺了這種「禪語」。像別人問：「
什麼叫正法眼？」，老和尚根本睡著了，被徒弟推醒
，正好一滴露水滴下，就胡亂答：「露」，聽者都讚
高妙，有人說：是梅花鹿的鹿，有人說是鹿苑長春的
「鹿」……都是鬼扯。

管管的演技還不錯，甚至可以說太好了。所以我
每每要壓抑他怕會太誇張。但當他收到現在這個程度
也就差不多了。像他把鏡子砸了以後重覆說：「它是
個妖」很多次，其實那都是廢話，是他自己即興演出
的。但我就是要觀眾感受到這種廢話。因爲平常我們
的生活語言也都並不具絕對的邏輯性，否則就成了舞
臺劇了。

• 等待果陀 •

這部片子的票房情況不錯，我也受到一些鼓勵，
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覺得觀眾在支持我這樣做下去。

下部片子，我計劃進軍世界影壇，拍一部像「現代啓示錄」那樣的電影。

但是不是能够找到與我投合的製片家支持我呢？那我只能說：「等待果陀」了。

• 後記 •

我曾看過王導演拍攝的實驗電影「風車」，那是一部相當深刻的超現實短片。所以自從得知他將導「六朝怪譚」之後，就一直高興地期望。大概是因為懷抱的希望太高，看完之後，微微有些失望，因為覺得他似乎爲了讓觀眾能懂，一些地方就顯得太過明朗，相對的減少了它的深刻性。我曾就這點請教王導演。他說：「現今國片的一般觀眾並不都具有高水準……如果他們只有三十分，我要先給他們四十分的東西，看看他們能不能接受。」我聽了之後，再想想正片放映前的加映電影「尋夢的孩子」，「落花流水春去」，對王導演的苦心就很可能體諒了。

在「六朝怪譚」放映期間，我們同學碰到了，常會問：「看過沒？什麼時候去？」，等到它突然下片

之後，許多朋友都抱怨、遺憾著。我想任何人都會說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國片讓我們這樣關心的並不很多。而「六朝怪譚」這樣的電影確能讓我們對國片恢復信心，尤其在題材、演員、攝影方面的突破，實在值得喝采。王導演說：「這在國片簡直是一種叛逆！」但我們真心支持這種叛逆。我們希望這顆由年輕人埋下的定時炸彈能讓國片界任何人不再以「曲高和寡」當做拍壞電影的藉口。因為已經有電影證明：觀眾是不怕曲高的！

讀者作者的意見是我們最尊重的，我們歡迎各種批評文字或信函，凡在回聲欄中刊出的信函，如在千字以上，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其餘短信，我們一律奉送本刊兩冊。